

魏润身 著

素琴无弦

当代京味小说文库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素琴无弦

魏润身 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素琴无弦 / 魏润身著. —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656-2201-4

I. ①素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640 号

素琴无弦

魏润身◎著

责任编辑	赵自然
发 行	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
地 址	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邮 编	100048
电 话	68418523(总编室)68982468(发行部)
网 址	www.cnupn.com.cn
印 刷	湘潭市风帆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25.5
字 数	480 千
定 价	62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自序

文学到底是什么？恐怕就跟“美”一样，很难给出一个最最恰切的答案。但是总有一种感觉——真正的文学不是“作”出来的，而是流出来的。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是“作”不出来的。他之泣诉绝非在为柴米发愁，更非因利禄苦恼，而是作为宇宙人，为天宇发悲，为亘古、为荒老、为永恒、为无穷、为无限而喟叹。它是陈子昂内在的根本性的永远无法被常人破解的带有哲学深味的——“孤独”的外化，堪为绝唱当之无愧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是在乡思乡愁乡恋、亲情爱情友情的困扰惆怅中流泻出来的；钱钟书的《围城》是在人类永恒的被动与“无奈”中无奈出来的；鲁迅一生激愤苦闷，所以才彷徨出了《彷徨》，呐喊出了《呐喊》。故此，一切真正的文学作品，都是内在孤独的外化与叹喟。

不要以为如此一说，文学立马变得高不可攀，神圣岸然。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，文学之所以能受到人类的热爱、咀嚼与吟咏，关键是有它的自在真趣。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二》曰：“绝巘多生怪柏，悬泉瀑布，飞漱其间，清荣峻茂，良多趣味。”宋代叶适也说：“怪伟伏平易之中，趣味在言语之外。”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生生不息的真谛。

古往今来，人类在不断探索着人生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始终找不着北。至于小说，我倒是极为认同英国小说家、戏剧家毛姆的观点：“阅读是一种愉悦，是生活所能供给的最大快乐之一。如果这里推荐给你的书不能引起你的兴趣，感觉愉悦，那你们就没有必要去读它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非要赋予小说意义，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能不能给予读者趣味与愉悦。

我为什么写小说？因为日子很无聊，不得不找些乐子解解闷儿，寻来觅去终于从阅读和写作之中找出点儿乐子来，所以在教书之余撙草打兔子——码了一点儿字。

我没有追求过什么意义不意义，也从来没有正襟危坐读过书，更不可能对着电脑读得下去什么鸿篇巨制。我是躺在床上卧读《聊斋志异》，才发现蒲松龄“操笔如在深山，居处如同野壑，松风在耳，林影弥窗”的创作幻觉与变态；才明白了一点儿小说应该怎么写；才吓得我晚上都不敢上厕所。但是过瘾，刺激，享受，那是精神的饕餮，真正的美味。

佳肴是坐着品出的美食，妙趣是被窝里读出的陶醉。人就是应该拿出些闲时，卧读些闲书，陶冶些闲情，玩味些闲趣，这样才能舒缓些生活的无聊与疲累。

我拣选了一些小说,结成《素琴无弦》与《自残》两部闲书,被纳入“当代京味小说文库”。我是北京人,说的是北京话,写的是北京的事。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原装的北京话,当代北京话又有怎样的发展与变化,只能由专家学者旁征博引探幽发微了。

有意思就有意义,没意思就没意义,阁下如果不似本人一般无聊又无意义,不屑一顾是理所当然的。

魏润身

2014年12月

目 录

素琴无弦	(1)
埋葬沧桑	(27)
铲案	(91)
蕴和殿纪事	(109)
幽古陶	(133)
风流侍卫与康熙(选载)	(190)
私情	(263)
觅	(276)
海子风流(一)	(286)
海子风流(二)	(293)
血沁	(317)
走向春深	(327)

素琴无弦

1

自打帝制一结，做过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三朝户部侍郎的英运便举家迁到香山脚下的正白旗村，一所祖上遗下的小园，坐落在缓坡之上的放泉斋。英老先生只有一女苑雨，平日父女抚琴吟诗并在宅门悬一木匾：本馆教授七弦雅乐。一些富家子弟入园求教附庸风雅，大多心不入境难得要领。英运时时感喟：我华夏古乐气数尽矣。

民国四年春上，英运的身子日感不济，放泉斋传出这样的消息：有真得七弦要领者，入赘放泉斋。

漫说是正白旗村，整个香山东麓都传遍了。当时，八旗王爷、民国新贵多少人在静宜园星罗棋布购置了别墅，谁不动心？白捡一位天生佳丽不说，放泉斋内有唐琴。英运的几把唐琴值海了，比宅院比古玩要珍贵得多。

应试者谁也没能入赘。英运将授馆用的历代古琴摆在十几张琴桌上，任你吟揉弹拨，常常一曲未终便将来人打发——大多律吕不通，全为滥竽充数。

眼看父亲一天天打蔫，苑雨自然愈加惶急。一天正午，一位二十多岁身材高挑的男人来到放泉斋。苑雨一见心先怦怦直跳，这男子衣着俭朴，举手投足却脱尽俗气。他落落大方地给英运行礼，恭敬虔诚地说自己家住和平门，久慕英运大名，今日是来放泉斋专为讨教学琴的。

苑雨心一倏忽，讨教学琴？还以为他来应试入赘呢。

英运上下打量他半天，问其是否通晓律吕，那人答曰略知一二，也曾抚弹过古琴，只因所识甚浅，才寻觅到此向英老先生讨教。

英运撑撑身子坐直，让苑雨摆上一张古琴，请他弹上一曲。自称商正的他先向英运深鞠一躬，然后一撩长袍坐在琴凳上。苑雨先自紧张，这举止不俗的商正虽然不是来应试，可万一他要弹得好——今天父亲待他跟任何人的神态都不同呢。

商正在苑雨摆放的那张元琴前坐定，左手抚住琴弦，右手分开五指轻轻扣在光滑的琴肩上，含胸侧颈双目浅合，一前一后的两脚轻轻踮起，竟如半悬在空中的卧鱼，凝望良久，他右手拇指在第一根弦上一拨，一声闷闷的琴音低沉悠长，悠长依然粘合着他的凝望。苑雨紧张得脸色苍白，父亲都没这般样子弹琴，他师承的是哪一派琴家？

余音久久方逝，商正的拇指向第二根弦上反挑，声音比刚才脆了一些。又是一脉悠长，起起伏伏夹带着回响。苑雨看他那张清秀的脸，微蹙的眉头渐渐松弛，蓦地一绷双手一扬猛往下沉——不是急风暴雨剑戟钩沉而是宁静雅曼的清音——又惊又喜，坠指的一瞬可把人吓死啦。

琴声荒老而不悲怆，轻柔却不缠绵。清新、恬淡、静穆、悠远，苑雨冉冉徜徉至空门。香烟袅袅，融融祥和。她轻飘飘地叩拜焚香，竟被几瓣翠绿托举起来，松爽温馨物我两忘，沐浴佛国，父亲抚琴都没使她这般入境过。

一曲终了，商正收拨凝指，余音久久方歇。

他站起来，转过身子又拱双手，英运让他在自己面前坐下：“《千礼佛国》你深悟其妙，梵音几胜红尘声啊。”说着，他一指满墙张挂的古琴：“你识得我大唐古琴吗？”

苑雨一怔，父亲从没让人辨识过古琴呐。

“英先生，容学生细看，我倒是有幸见识过唐琴。”弹罢一曲的商正更加放开，抬起头来辨识古琴。

英运点头，任凭这年轻人举目浏览。商正左右逡巡许久，指着左侧第三、第四两张琴说：“它们应是唐琴，还似雷氏所制，高手弹抚定能生出醉人的雷音。”

英运长出了一口气。祖上传下只有这两张唐琴，此人不但身怀吟揉之艺，竟然还能鉴赏辨识，这样的人才哪找去？他的目光闪亮，一瞬又黯淡了。这满壁古琴，只有那两张唐琴髹漆剥落断纹纵横，年代最远当然容易被人辨为唐琴——且慢。

“你是看着它旧？”

商正摇头：“其实除了清琴和一些明琴，哪张宋琴、元琴都逾五百年沧桑之久，漆纹断裂不亚于这两张唐琴。”他指指几张漆光莹润的伯牙、仲尼、元锦、子规说：“只是它们修补过，漆光焕然罢了。”

英运僵了脖子，信手一抚八仙桌上的大圆漆盒：“这漆胎也过了五百年，哪有纵横斑驳之隙裂？”

商正过去将盒盖小心捧起，又轻轻放在桌子上：“用物用器轻拿轻放，历经千年而安闲，可是这琴却常常被弦铮铮震击啊。”

“指间弦颤才有多大劲头儿？”

“英先生弹琴奏至激昂处，十指翻飞难道不觉竟能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吗？”

英运目光彩莹四溢，他让苑雨将那两张唐琴从墙上摘下放至琴桌，商正侧着身子细看，绉起袖子又要弹抚，英运却咳嗽一声将他止住：“不必了，老朽我只有一女，欲招赘纳婿，你可知道？”

苑雨一听两颊绯红，羞急地把头低下。一眼就相中这气度不俗的年轻先生，想不到一曲佛乐父亲真要择他为婿，不用再弹唐琴，难道今日就要定下她的终身？

想不到商正愣愣地看了半天英运，又瞥瞥桃红满腮的苑雨，喃喃道：“学生仰慕英先生大名求教学琴，实在不知府上正要——”他也低头，欠身退了半步。

“你抚古琴已臻绝境，不知我从琴艺纳婿的事情？”英运喘吁，疑疑惑惑地看着商正。

“学生实是不知。艺海无涯，只想程门立雪，乞盼先生赐教点拨。”

“不，你的琴艺早已在我之上，我这小女的终身就……托付给你，往后，你便是放泉斋的……主人。”

“英先生，您不知道——”

商正正欲吞吞吐吐，不料英运呵呵一笑，满嘴哈喇子流下来。苑雨羞赧慌乱尚无觉察，英运身子软软地一歪，向前一滑，哐地栽倒在地上了。

“英先生！”

“阿玛呀……”

……

英老爷子仙逝了。从栽倒的刹那到入殓封棺满脸漾着笑容。香山东麓马上消息传遍，抚琴高手商正入赘放泉斋，连人带琴一块儿赔受，好福气。

不过，不少人纳闷儿，商正是汉人怎么入旗门？苑雨却全不在乎，什么旗不旗的，现在不早入了民国！

料理完英老爷子的丧事，商正在苑雨面前搓着双手说：“那天英先生没听我说完那句话便溘然长逝了，唉。”他喟叹出浓浓的愁绪与纠结。

苑雨扬起修长的淡眉问：“你要跟他说什么？”好像是，父亲是在商正支吾的瞬间栽倒的。

“我要说的是……”他微把眉头蹙起来，“我早已订婚，不日即将迎娶新人过门了。”

什么？苑雨强撑着木在原地，哪里想得到她的命好苦哟！

2

商正倾其家产退婚，还是成了放泉斋的主人，为了苑雨和古琴。

由于把和平门内的一所宅院也赔了出去，商正只得把十三岁的妹妹也带到放泉斋。妹妹商月韶颜稚齿总爱笑，一笑就旋起两个深酒窝。

前两年父母相继亡故，商月便由哥哥照顾学画读书，可是她那心性从没安定过。不喜好闺女家的游戏，专爱跟小子们撞拐冲宝逮着玩。这次移居放泉斋，她跑出满世界的新奇与快乐。苑雨教她刺绣、弹琴她坐不住，却学开了上树抓鸟打弹弓。正白旗村的人们纳闷儿，商正斯文倜傥，可他妹妹怎么这般疯？

村里的小子们也爱跟她玩，俊俏。三天两头，她跟几个半大小子们在半山坡上用弹弓打老西子、花山鹊、啄木鸟，逮着活的就抱回放泉斋养起来，然后再给它们捉虫子。

一天，她跟几个小子们从鬼见愁北边爬上一座峰顶，放眼一望这香山两侧敢情都是山，重重叠叠绵延不绝。崇山峻岭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，有时云动有时霞飞，

连逶迤的山岭也在蜿蜒呢。

“真好看真好玩。咱们到那座山上看看去。”她要攀到蜿蜒起伏去。

同来的小子们拦住了她。南三旗的人谁不知道，这香山在大清国的时候建了七十二景，叫静宜园。一出静宜园那就成了野山，野山不单有狼，土匪也闹得厉害。

“哪有土匪哪有土匪，咱们到那座山上捧云彩。”一座座山峰烟云缭绕，她想到缭绕之中回旋去。

小子们拗不过她，只得壮着胆子陪她下谷，时近正午才登上对面那座烟云缭绕的峰峦。商月惊喜，云从脚下生，她捧她抓都是空的，不禁又张大嘴巴吞吸它，吞吸这溷爽好痛快。

她和小子们吞了半天云彩嗓子反而干起来，渴，一个上午没水喝。“看，你们看！”一个小子拨开云雾发现对面时隐时现有一条小亮线，山泉，一道山泉就在不远。只要沿两坡下去就会发现山涧，找到水潭还愁嗓子冒烟？

摸出一片密密的枫树林，已然听到溪水淙淙。可他们不约而同惊呆了，就在山涧之西的一块平地上，齐刷刷地站着一溜人——不，是匪啊！

小子们一眼就认出站在队外的匪首，大包，明抢豪夺他是远近闻名的。

“你们看着，攘子要打着转儿地出去，别他妈直上直下生甩，不然它片不出快劲儿。”

商月看见远远的两株松树间立着一只大公羊，它四腿被插进地穴里，肚皮和地面紧贴着。

“看着，打转儿。”——嗖，只见大包右手一扬，攘子似一个耀眼的光轮向羊头倏忽而去，噌，一只粗大的羊角哐啷一声掉在地上了。

“好厉害！”

“神啦包爷！”

土匪们摇晃鼓噪倚里歪斜。

“别动。”大包趑趄到公羊处，拣起攘子和羊角，又趑趄回一身豪气与生猛。

商月竟然忘了怕，真神奇，公羊横着身子，攘子竟然绕过左角先片下右角，比变戏法的还神奇。

“再看，这才削前面那只羊犄角。”大包扬手又是一拽，光环飞去左边那只羊犄角也片下来。

土匪们又跳跃又喊叫。

商月只是叹奇，小子们却吓得迈不开步。平日只知大包粗野，想不到他的功夫这般精绝。

不能再多滞留，趁着乱劲还是得跑。不知是谁做个手势，他们刚一扭脸耳后嘭地一枪，商月薙住的紫荆棵子应声折断。她激灵着抖手回头，只见大包齙着黄包牙向她招手呢——“妞子下来，下来。”谁也不敢再动，人人吓得不知所措。大包一手叉腰一手举枪就叫商月：“就要你，下来。”

商月愣愣怔怔往下蹭，不知多半天才下到谷底，土匪们早拥在大包身后了。

“嫩，嫩呐！”

大包向前趔趄一步，刚要捏起商月的下巴，商月哇地一声哭起来。

大包的胳膊僵悬住：“哟嗬，嗓门儿可真够尖的啊。”

“嫩呗！”土匪们叽嘎。

“杂种闭嘴！”大包甩回句骂，声音又柔下来，“哪村的？”

“呜呜呜……正白旗……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商月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“哪家的？”

“放泉斋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就是那家弹琴的？”

“呜呜呜……”商月抽搭出连绵不断的惊惧与委屈。

“走，我送你回放泉斋，我正想见识见识弹曲的是哪位高人呢。”

好几年了没由头，大包一直想进放泉斋。

大包常出山到各个村子去转悠。他熟悉了放泉斋内飞出的琴声。半个月前他带人下来一回，四仰八叉躺在放泉斋院后的山坡上，肉酥骨酥心酥，比玩女人还酣快。足足酥了个把钟头，直到琴声止住他还不起。土匪们撵掇他进院看个究竟，他犹豫再三没敢造次。俗难近雅，他自惭形秽哟。

眼下见商月抽抽搭搭还是个雏儿，更听说这丫头来自放泉斋，天赐良机，送回她去不就胆子壮多了。

商月想不到，拔不动腿的小子们也出乎意料。一伙土匪一帮孩子，说说笑笑翻山越岭来到放泉斋。

商正、苑雨正急着，商月被簇拥着回来了。

互相通报了姓名，大包不自在地搓手：“这位妹子迷了路，我和弟兄们把她送回来了。”

商正赶忙称谢，对身边的苑雨说：“赶紧准备饭菜，刘先生辛苦了。”

“别别别，”大包双手又往衣襟上抹，转向跟来的土匪们说，“要不你们先回去，我跟商先生聊会子。”

商正拦住，大包一扬手，人们还是全出去了。他又嘿嘿冲商正一笑：“全都上不了台面儿。”

商正朗朗一笑：“刘先生这般仗义与人为善，带出的人马错不了。”

“糟践我糟践我，您再夸我可要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。”

商正与大包无拘无束地聊天，喝酒，直到日近西山。看看天色晚了商正要留客人住下，大包满嘴酒气坚辞。商正约他再来，他说专爱听琴，再来，一定。

看着大包趔趄入暮色，商正的心哪还放得下来。早就听苑雨念叨过大包，最稳

妥的办法是小心谨慎相安无事。今天商月把人招到家里来,长了难免生出麻烦来。

进屋他和苑雨一块儿问商月,到底怎么回事,怎么把土匪招了来。

商月却把嘴巴嘟起来:“人家玩去迷了路,大包这人挺好的。”

商正一愣,商月就是孩子气,其实她也不小了!

“大包棒极了,飞刀,打枪,练杂耍的也没那功夫。”

她细细地给哥嫂讲大包讲山羊,商正苑雨都听呆了。

3

胥宣来到放泉斋,一眼就被那满壁古琴惊住了。他跟商正是发小儿,现在是琉璃厂尔雅堂的少东家。前一阵忙着到江南去看货,直到今天才来放泉斋。

满目的宋琴、元琴、明琴、清琴,他比商正更懂。双眼溜溜地转了半天,最后把目光落到两张唐琴上。

不用别人上手,他格外小心地取下那两张琴,并排放在两张琴桌上。在琉璃厂随父亲耳濡目染,今日是他第四次见唐琴,还是大唐雷氏所制的唐琴!

别看髹漆斑驳,在胥宣眼中,它们斑驳得灼灼且熠熠。

左面这张琴通长不足四尺,肩宽六寸尾宽半尺。伏羲式,桐木斫,紫栗壳色漆,曾用朱漆修补过。漆胎为鹿角灰,可见粗丝黄葛布底,断纹呈小蛇腹状。

胥宣让商正帮着,二人把琴侧竖,只见琴背龙池上刻篆文“九霄环佩”四字,下方有“包含”大印一方,池旁右刻“超迹苍霄,逍遥太极,庭坚”行书十字,左刻“泠然希太古,诗梦斋珍藏”及印一方。琴足上方刻“霭霭春风细,琅琅环佩音。垂帘新燕语,沧海老龙吟。苏轼记”。凤池上方刻“三唐琴榭”“楚圆藏琴”印两方。

胥宣看得心动,低头再看琴腹,模模糊糊似有腹款又似无款。把琴放平,他轻轻拨弄几下琴弦,音色温劲纯粹完美。实在一张好琴,况有苏东坡、黄庭坚题跋,更增加了它的价值。

他转身,再看另一张琴。

这张唐琴的形制稍小些,为神农式,桐木斫。漆为栗、黑相间,边沿也用朱漆修补过。腹内纳音微微隆起,琴背龙池上方刻草书“大圣遗音”四字,池下方有“包含”印一,两侧隶书铭之“巨壑迎秋,寒江印月,万籁悠悠,孤桐飒裂”十六字。腹内似有朱漆,但是否款识仍不清楚。

胥宣用指试音,松脆响亮饶有古韵。伏羲神农形制不同,九霄环佩自有妙响,大圣遗音别具清音。

不待他品评,商正在九霄环佩前坐下,他要弹一曲《浪淘沙》,欢迎胥宣的光临。

琴音铮铮缓起,苑雨、商月也坐下来,她们也还没听商正用九霄环佩弹过《浪淘沙》呢。

又不似琴音,是大江东去的水声。由缓至疾由远而近,一个浪头扑过来,乍裂渐缓的水音刚出,第二个浪头又迎上。崆峒之声震人心肺,那水势退得急了些,第

三浪第四浪再追涛，如万花飞泻卷雪千堆。商正的双手吟揉绰注越弹越活，不可思议乐曲是如何被他捏塑而出的。

琴曲由激越化作舒缓。天地，造化，众生；无穷，亘古，永恒。商正用吐絮的指法演绎着大浪淘沙的恢宏。连商月都大睁了一双眼，统统是画面，乐曲能嗅到触到看到，置身大浪淘沙，她也在浏览千古风流，风流千古。

胥宣当然更能感悟，可他跟苑雨、商月不同，能入境又能化境，脚下应和着节拍，他早从大浪淘沙的幻境之中走了出来。

妙不可言的琴音。既清雅沉细，又虚鸣响亮；有温劲雄浑，也有高亢激越。精实透脆纯粹完美——奇，古，透，润，静，圆，均，清，芳，用琴音九道来衡量，九霄环佩九德兼备。商正把它的瑰丽淋漓尽致地演奏出，这才是地地道道的“古琴味”。

曲终收指，胥宣第一个走过去：“大哥琴艺冠盖京华，我第一次听到这般精绝的佳音妙曲。”他抚琴首，轻得不能再轻。

“宣弟，作为北平古玩鉴赏的新锐，你曲子没听多少，阁下着意的只是这琴与琴音。”商正掏出手绢，擦擦脑门上的汗茸。

“看你说的，那不是淹没了大哥的绝代琴技？”胥宣朗笑，内心暗忖：商正真精。

商正问他还听不听大圣遗音，他把茶水送上摆手，一曲下来商正已然好累，应当让他歇歇。

“也难怪，其实你已试过琴音。”

“大哥这话说的，我是怕你累。”胥宣说着又抚琴头，“历经沧桑一千多年，这琴兼具九德之妙有蹊跷。”出于职业习惯，他始终没离对古琴的识别鉴赏上。

“那你讲讲它蹊跷在什么地方。”商正也懂琴的辨识，可是论起文物的鉴赏又比胥宣差远了。

“九德兼备之琴，即便是大唐雷氏所做，也是极为罕见。”

商正点头，九霄环佩大圣遗音都九德兼备，他亲手试过多次最清楚。

“大凡唐琴或苍古或清脆，或宏大或沉细，二者兼具者少，这张唐琴看来因沦落流徙而变音，变音才使其音质音色具备了九德。”

商正惊疑，当年刚制成时这琴发不出苍古之音？是斗转星移反使它苍古的？唐琴，古乐；鉴赏，吟揉。他与胥宣虽然都在谈“声”论“音”，可一个侧重在乐，一个专注在琴。

“大唐雷氏制琴，一般都用什么材质？”

商正瞥瞥琴桌：“绝不仅限于桐，松杉也是上等材质。”他读过《琴记》，上面记叙了雷威制琴：“不必皆桐，遇大风雪，独往峨嵋酣饮，着蓑笠入深林中，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之，斫以为琴，妙过于桐。”这九霄环佩不正是以桐木为面杉木为底吗。

“大哥你看，”胥宣一指琴首上的一双紫檀木护轸，“不着髹漆它是什么材料？”

商正一怔，紫檀护轸，他还真把这对护轸忽略了。

“大清康熙年间，有个著书《五知斋琴谱》的广陵人徐祺，经他手所修的古琴，

都有这一对紫檀护轡为标志。”

商正展展双眉想说什么，可胥宣的辨析一针见血。要不桐木斫上怎么会有紫檀？他一双火眼金睛好厉害。

胥宣又跟他说，这琴大拆大卸过，本为紫栗壳色漆，那边边沿沿朱漆修补的痕迹清晰可见。当年若不经徐祺之手，如今这斑驳残破都不得见。

商正连连点头，他愣怔一会儿，凄凄惶惶把九霄环佩抱进里间，出来又取大圣遗音，没把它们复挂至墙上。

胥宣先还没纳过闷儿，待商正再出来后他微嗔：“大哥你可真是的，我说它修补过绝不是糟践琴不好，而是它更珍贵。那双护轡是名人经手的标识，不亚于苏、黄题跋，无异于珍贵书画的款识。”

“我知道我明白，宣弟你别怪，啊？”商正软在椅子上，脸色微微泛白。

苑雨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不过有些头晕。苑雨胥宣搀他进入隔间，两张琴竟然放在床上。他不让动，跨在床边躺下了。

胥宣没留下吃饭，下午赶回去还要参加一个鉴赏联谊会。路上他还琢磨那两张琴，就是没有见到腹款，不过基本上已可认定唐琴。商正真是交了好运，一千多年前的唐琴绝对是奇珍。

——就是商正，本来好好的，后来突然怎么了？

自打胥宣走后，商正对两把唐琴更轻拿轻放了。不必再关注它们的真伪，既然九德兼备，有腹款没腹款又有什么关系？他重的是乐，乐怎可成为“琴役”呢，当然，他也绝不做琴奴。

每天，他和苑雨抚琴之余，便教商月画画。商月也渐渐增长了兴趣。芭蕉、兰花她画得最好，展阔，舒放，她无拘无束地皴擦点染，那画也慢慢自成风格。商正跟她玩笑：“嫁不出去也饿不着，再练练你这画也能卖钱啦！”

她红了脸：“哥哥怎这么没大没小啊。”

自从在放泉斋住下，一家人融融乐乐。商正以琴会友，方圆十几里好口碑。岂料文生突然寻到放泉斋，把素日的和乐全打破了。

4

商正变卖房宅退了父母定下的娃娃亲，虽然女方文静丢了面子，但她家得了两千大洋事情也便了结了。当时文静之兄文生撮走六百，白拣，先花它个痛快。烟馆、窑子挥霍殆尽，回家再要老爷子不给。从自家开的油漆作坊赶出来，打听到商正住地他便找了来。第一次登门竟把商正吓了一跳，本来就无赖的他穿了一身花子服，手里捧个瓦盆充乞丐。商正让吃请喝好生招待，临走还送十块大洋回去花。想不到三天之后他又来了，吃喝过后伸手向商正要一百大洋花。苑雨早就不踏实，文生这不要赖吗？

商正有苦难言，谁知文静的哥哥这样子。

文生开口要一百，商月禁不住抢在前面去：“我哥该你的是怎么着？”

“你这丫头片子挡什么横儿，”文生把两只烂袖口绾起来，“你们商家嫌贫爱富，我妹妹老在家里了！”

“呸，不是两千大洋全清了？”商月气得两个胸脯都鼓起来。

“两千就结了？我妹子再也没人要，苦命的妹妹你老住喽……”他撩嗓门儿，“你为商家守一辈子活寡哟……”

不管商月再说什么，他就势坐在地上，在放泉斋内打起滚来。

左近的人们都知道了，商正退亲之后才入赘，敢情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哪。

漫说商正、苑雨没辙，商月也咬住辫子掉眼泪。穿着难以蔽体的衣服满院滚，遇到这样的痞子怎么着？

只能对付给钱，可文生三天两头吃出甜头，胃口日增把正白旗村都闹出一派沸扬来，放泉斋灰溜溜地好颓废。

胥宣来放泉斋也赶上过文生撒泼。他真想抄起扁担把他掳出去，又不敢，这种无赖惹不得。

这两次文生来，再不空着手，拎着惊心动魄与折磨。

正值盛夏。他先在村外稻田里抓上十几只青蛙，把它们装进一只布口袋，拎到放泉斋门口便大声喊：“商先生，您吃田鸡不，我这儿一大兜子呢。”

院内没人理，他也不进去，坐在门口剥青蛙，引来大人孩子围观他。

他先从口袋中抓出一只青蛙，按在地上用刀片在蛙颈轻轻一划，再用长指甲一抠一掐一挑一捋，嗤嗤几声整个蛙皮蜕下来。粉白晶莹剔透，沁出累累血筋，瞪大眼睛的青蛙不死，虽然疼得浑身哆嗦，但却挣扎着一跳一跃。

人人看着揪心，裸着一身粉白的青蛙撕扯着人的心悸与煎熬。

文生有滋有味，蜕掉一只扔到院里一只，然后抻着脖子大声嚷：“还不快开膛，连皮都给你们剥好了。”

商正、苑雨、商月都懵住了。白嫩嫩的蛙身上冒着血筋，它们疼得跳跃翻滚呢。

闭住眼睛也抹不去，谁受得了这残忍这刺激，这创痛？

商正匆匆赔钱赔笑将文生打发走，怎么想得出，文生怎么这般乖戾呢。

第二次正好让胥宣赶上了。他隔窗痛楚地闭眼，咬了半天牙还是忍住了，要想治本的法子，真要冲出去，就该宰了他。

待商正用钱把文生哄走，胥宣用折扇打脑袋：“下次带把攘子来，死我也要豁了他！”

咦，满脸怨怒的商月眼睛一亮：“大包有攘子，他还有把盒子枪呢。”

“对，不能一直这么窝囊着，大哥，把大包请来对付他！”

“不过，可别闹出人命哎！”

大包这一个多月只来了一次，来也没碰上文生。商正也不提，毕竟是家丑，再

说大包也是个土匪啊。这次，商月找人陪着摸到西山，把文生的事一五一十兜出来，大包闭目思忖半晌，把眼一睁大声说：“成，这事全交我办了。”三天之后大包果然带人下山。胥宣这几天也在放泉斋陪伴商正。他跟大包说：“刘先生，有劳大驾不过是吓唬吓唬那无赖，千万别闹出人命来。”

大包呵呵一笑：“诸位放心，我哪能给放泉斋惹事呢。”

商正、苑雨还是不放心，后悔把大包叫了来，全是商月撺掇的。大包看出他俩的心思，轻轻一托商正胳膊说：“商先生快舒开您那眉头子，我姓刘的能害你，毁好人？”

正白旗这两天也热闹了。放泉斋把大包请了来，等着准有乐子瞧。

第四天大清早，两脚泥污的文生果然拎着一袋青蛙又来了。他刚在放泉斋门口坐下，大人孩子都围过来。大包也混在村民里，拿条板凳离文生不远坐下了。

跟前两回一样，文生先冲放泉斋内喊了两嗓子：“我妹子老在家里了，吃你的田鸡喂商先生！”然后他伸出两只泥手一抓，一只碧绿的青蛙被按在青石台阶上。

大包的眼睛睁大了。

文生越弄越熟练，他割得抠得掐得撕得麻利快捷，嗤嗤几下就把一团粉白晶莹抛进放泉斋。

粉白呜咽着哇哇，颤栗着跳跃，身上不断渗出血丝来。

人们刚把目光收回，第二只蜕掉绿衣的粉白又从文生手中甩出去。

“喂，你停下，”大包扬手叫住文生，“你知道这青蛙是干吗的？”

文生根本不看大包：“干吗的，问你呢！”下手又是一撕，又一团粉白甩出来。

“住手！”大包早把眼珠子憋红了，“捆，给我捆了。”

话音没落，早有几个土匪从身后掐住文生的脖子，将他的褂子撕掉，反扣双手绑在树上了。

泼了多少天的文生好栽面子，他粗脖涨筋地大吼：“敢挤兑老子，你们等着，明天我把外二分局的巡警带了来！”

大包不慌不忙，让人在自己面前堆起树枝点上火，商正、胥宣赶紧从院内跑出来：“刘先生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”

大包香香地点上锅烟：“快回去快回去，我不会干出傻事来。”文生一见火堆再也沉不住气：“商先生救救我，他们要下毒手啵……”

大包猛吸了几口烟，才又坐下问文生：“别嚎了听我说，这青蛙吃什么？”

“吃虫子……”

“虫子吃什么？”

“吃庄稼……”

“那这青蛙是好性命儿还是坏性命儿？”

“好性命好性命儿，青蛙吃虫子是好性命儿！”

“那你活着剥皮它疼不疼？”

“疼，疼啊……”

“知道它疼你还畜类？”

“我是畜类我是畜类，大爷只当我畜类。”

“那好，我就拾掇拾掇你这畜类！”

大包转身说声“架锅”，有人已把一只小炒勺搁在火上了。大包摸兜抓出一把鳔胶扔在炒勺内，两名土匪上来兑上点儿水，不大工夫那臭胶味儿就蹿出来。

商正、胥宣的心还提拎着，大包要怎么拾掇他，千万别闹出人命来。

大包根本不看商正，一把拣起文生脚下的那件破褂子，嗤嗤几把扯成条，回来眼见鳔胶咕嘟咕嘟熬开了，伸手把锅端下来，又将锅底在一盆凉水内浸了浸，哐地一声墩在地上了。

干吗？全场悄无声息，连文生都眨巴着眼睛顾不上嚷。

大包把一条布平平展展铺在地上，用根木棍蘸胶抹至布条，匀了之后拎起它，一步一步向文生一侧走过来。文生这才大声嚷：“救命啦，救命啊……”大包不言语，上去平平展展贴在他的肚皮上，还用双手捺了捺：“嚎什么，又不疼。”

是不疼，胶又不烫贴上块布一点儿也不疼。文生叫唤两声便不再嚷，只是怕，他往自己身上粘布干什么？

接下来，大包如法炮制又在文生两肋胸口粘了六条布，然后冲文生笑笑，坐到凳上抽烟。

看热闹的醒过闷儿来，头上是火辣辣的太阳，大包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哪。

文生巴巴着双眼似乎明白过来，眨巴半天他忽又大嚎：“饶命，救命啊！”

没人理，他黄兮兮的刀条脸在毒太阳下淌满沟壑，一会儿一嚎马上便哑了：“喝口水，我渴，我渴……”

大包让人接瓢凉水端到他嘴边，他饮驴般咕咚一痛快，精气神又来了：“饶命啊，救命……”

大包把烟锅在鞋上磕了磕，起身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摸摸几块胶布，早晒得棒硬棒硬。文生开始杀猪般叫：“大爷饶命，慢点儿揭哟，慢一点儿……”

大包冲他一挤眼，用长长的指甲一抠布角噌地往下一拖，胶布粘着一块皮扯下来。疼得文生呱呱地叫。众人也吓一跳，齐刷刷的一条皮，粉白的嫩肉露出来。

“疼不疼？”大包连布带皮杵到他的脸前头。

文生疼得流眼泪：“疼疼疼疼大爷饶命别揭喽……”

“这是让你长记性，你也尝尝揭皮这滋味。”噌，胶布又带下一条皮。“哎哟，哎哟哎哟……”粉白，血筋，纵横交织着。一共揭了七块皮，大包揭一回问一次，文生后来疼得只能哆嗦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松开绑，大包让文生跪在自己面前说：“这回算是便宜你，只要你再敢闹一回，我把你那鸟上的皮都揭下来。”